

追懷抗日名將湯恩伯上將

紀念湯恩伯將軍逝世五十週年

● 夏謙光

心懸禹甸身殞扶桑

在國軍軍史中的一顆璀璨將星湯恩伯

上將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於日本東京慶應大學附屬醫院，年僅五十五歲。同年七月初，由其長子湯建元赴日迎靈，十三日返抵國門，十四日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隆重舉行公祭，老總統蔣中正、副總統陳辭修均親臨致祭。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親書挽聯：「南口餘威思天將，東方再造失長才。」湯恩伯戎馬一生，為國干城，逝世前療病期間，猶關心反攻復國大業。倘天假以年，而政府又有所授命，必能本其一貫之忠貞精神，矢勤矢勇，為國家貢獻最大的心力。不幸「心懸禹甸，身殞扶桑」（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誄詞中語），迄今已逾半世紀。大陸改革開放後，進

步甚速；海峽兩岸經、貿文化等交流，日趨密切，九州重造在望，湯恩伯將軍在天有知，亦堪告慰。

為省醫費赴日就醫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金門大捷後，大局初穩，湯恩伯奏凱來台，奉派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旋歸併國防部後，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卸去征袍，靜居於台北縣三峽鎮。這位叱咤風雲的大將，對部屬及友朋常傾注熱情與精力；對自己則極為疏慢。由於長期部隊生活，眠食靡常，早年即患胃疾，時愈時發，迄未根治，鄉居期間，舊疾復發，症狀始終不能完全消失，遂遷居台北市就醫，治療相當的時間，病情更形加劇，胃部潰瘍，十二指腸亦有腫瘤，由內外科專業醫師檢診，詳細研

究，認為如不割治，六個月之內，恐有性命之虞！親友勸他出國就醫，並告以美國波士頓醫院對此病手術馳名世界。於是始決定出國，因用費不足，乃先至日本就醫。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與我國駐日大使董顯光先生同機赴日，住進東京慶應大學附屬醫院檢查，由醫師島田信勝博士主治。島田醫師告以：此種腫瘤疾病在院動手術者約六百人，其中三百餘人由他主治都已康復。湯恩伯遂決定留日醫治，不再赴美。第一次手術後，情況良好。谷正綱及胡健中兩人赴韓開會路過東京，曾至醫院探候，縱論世局，精神愉快。在病榻上致友人書，對國事仍極關切！不料症狀複雜，肝、肺之宿疾加重，乃陸續實施第二次與第三次手術。百戰餘生，體質漸弱，難以抗拒數種病魔之侵襲，終於回天乏

術，在六月二十九日深夜與世長辭！當時駐日盟軍總部贈以銅棺入殮。許多日本人絡繹不絕的到醫院瞻仰遺容。七月三日在東京青山齋場公祭，日本朝野知名人士多來參加。湯恩伯平日事親至孝，太夫人於一九四九年渡海來台，敘天倫之樂，甫數年，即聞愛子逝世，悲慟萬分，念及兒子盡瘁國事，健康受損，難期永年，老懷稍慰。遂與孫兒媳相依為命，以九十餘高齡仙逝。

南口血戰獨山却敵

追懷抗日名將湯恩伯上將

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湯恩伯轉戰南北，未遑寧處，其中以南口防禦戰與台兒莊大會戰的戰績最為輝煌，震驚中外！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製造蘆溝橋事變，發動侵華戰爭。敵首板垣征四郎率第二十五、第二十兩師團及關東軍之一部，配合飛機二十餘架，於八月初向我長城要隘南口猛攻。當時湯恩伯擔任第十三軍軍長，指揮第四、第八十九、第二十一、第八十四與九十四等師堅強抵抗。八月七日開始，敵軍在戰機大砲掩護下，向我軍各陣地猛撲！湯恩伯親臨前線，鼓舞官兵全力應戰，他在指揮所十晝夜未曾闔眼，所接觸的

只有電話機、地圖、手電筒。終把來犯之敵軍完全擊潰，斃、傷敵軍八千餘人，鹵獲武器甚多，我官兵傷亡亦重，第四師團長羅芳珪殉國。南口為戰略要地，其得失影響華北之安危。故大公報戰地記者對於戰況每天都有詳細之報導。及至勝利消息傳佈全國，士氣民心大振！一舉粉碎日本軍閥三月亡華的迷夢，更激勵了全民抗戰決心，掀起青年投軍報國熱潮！筆者即係當時棄學從戎的一員。所以南口勝利，意義非凡！

一九三八年春，日軍磯谷、板垣、瀨谷等師團，配屬大量之機械化部隊，由津浦鐵路節節南侵，當時湯恩伯任第二十軍團司令，指揮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七十五、第八十五、第九十二、第四十六及第五十九等軍先後參戰。當我主力尚未到達之際，臨城日寇主力已竄向徐州外圍的台兒莊，意圖掌握津浦鐵路，湯恩伯見狀，立即運用高度智慧，以巧妙的戰術，與正面友軍相呼應，發動全面攻勢！鏖戰兼旬，卒在崔家圩附近突破敵人主陣地！敵軍傷亡慘重，全面潰退，造成震動中外之台兒莊大捷。湯恩伯獲頒軍人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此役阻遏了日軍直搗武漢我

華中心臟地區，提前結束侵華戰爭之妄想；更為我以空間換時間的長期抗戰戰略提供了堅定的信念。此後，遂在華中、鄂北、豫東諸戰役，均有輝煌戰績。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集結駐華派遣軍包括抽調之關東軍共三十餘萬人，在河南發動全面攻勢（註1），計劃沿平漢路打通豫、鄂、湘、粵轄境與南海相接。於是以汨東朱仙鎮為據點，大集兵力，向中牟、新鄭以西，隴海路以南之平原地區進攻。沿黃河以南邙山頭、霸王城向西之山岳地帶分路攻擊，勢甚猖獗！湯恩伯時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嚴令各部隊堅強抵抗，阻滯敵軍前進。許昌守將師長呂公良陣亡，全師官兵無一生還。戰況之慘烈於此可見。此後日軍繼續南犯，直衝漯河、郟城、遂平、駐馬店、確山、信陽到達漢口，渡江南向岳陽，繼續進攻，長沙淪陷。是時，日軍在太平洋之戰爭著著失利，為提振士氣，在衡陽會戰後，復集結兵力，由湘、桂邊區發動強大攻勢，繼而轉向入黔，侵佔黔境要衝獨山，陪都震動！參謀總長何應欽上將坐鎮貴陽，湯恩伯受命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乘吉普車至重慶謁見蔣委員長請示機宜後，星夜馳赴前線

，督率部隊奮勇堵擊。復由北戰場調來第十三、第二十九、第九十八諸軍增援。這些部隊都是他親自督訓整補的勁旅，戰力甚強。待他的戰鬥命令下達，全軍立即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向日寇發動反攻，終於將來犯之敵軍全部擊潰，克復獨山。論者喻之為：「即墨復齊」，「淝水存晉」。此時，盟軍總部設置中國戰區，蔣委員長為戰區統帥，何應欽上將為中國陸軍總司令，下設四個方面軍，湯恩伯為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繼續乘勝反攻，柳州、桂林，相繼克復。日軍已成強弩之末，面臨總崩潰的邊緣。一九四五年秋即無條件投降。將軍奉命主持京滬地區的受降，並辦理近百萬日本軍民的遣返工作，秉承中央「以德報怨」的政策，在法令範圍內，給予充分的方便與優待，發揮了遠大的政治眼光。

重視戰技戰術訓練

古今中外戰爭的成敗，取決於部隊訓練。湯恩伯素具深厚的兵學修養，又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故而訓練部隊有原則，有方法。主要目標是要達到戰術嫺熟及超強的戰鬥技能。他雖是大軍統帥，但小到士

兵操作的射擊劈刺技能，亦能親身示範。故有人說：湯兵團的士兵，能夠將敵人擲出的手榴彈撿起擲回去，以形容其鎮定與勇敢。對日作戰是以劣勢裝備對抗優勢裝備，所以他曾提出「一顆心，一條命」的口號，作精神總動員的指標。又基於多年實戰經驗，他有五句極為通俗的作戰口訣：

第一、看得準。注意蒐集和分析敵情，作出正確的判斷，堅定決心，果敢行動。

第二、抓得緊。即各級指揮官必須確實掌握部隊，抓得很緊，發揮戰力。

第三、藏得穩。一切企圖與行動，絕對保密，不使有絲毫的暴露。

第四、來得快。看準機會，馬上行動，決心迅速，疾如飄風。

第五、打得猛。把握戰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一舉擊潰敵人。

抗日戰爭既係全面的、長期的，因此湯恩伯精研游擊戰術，並加以推廣。他曾於一九三九年元月主辦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自任教育長主持訓練，共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時共軍參加抗日行列）訓練大批游擊幹部，以充實游擊部隊的實力。由於湯恩伯的學養風度與領導才能

足以服人，故頗受葉劍英尊敬，每於公開場合，對湯的某些理論或行政革新措施，表示誠摯的讚譽與信服，並認真的襄助推動訓練。後來受訓人員分發任用，各游擊部隊的戰力確能顯著提高。

早年，湯恩伯在部隊中，身穿士兵服裝，食粗糲饅頭，與士卒共甘苦，被戰士昵稱為「伙夫頭」。但到了戰場上，他必身先士卒，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指揮所所在地，故能充分鼓舞部隊發揮戰鬥力。平時恩威並濟，賞罰嚴明。命令要求徹底貫徹。違法犯紀者必從嚴懲處；功績顯著者則從優獎勵，官兵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及統領方面大軍，憑其豐富的戰場經驗，與精確的判斷力，充分掌握戰機，打擊敵人，自能獲致最後的勝利。其平日所具有的親和力與號召力，更表現一個偉大的現代軍人之優良風範。

一位資深將軍曾說：「他容易得到人望，似有天賦。一九四四年駐節貴州，作反攻之準備。當時軍中有一百員以上的美軍顧問和輔助人員，從准將主任起到每一個軍士，湯都得到他們的敬重，相處十分融洽，對工作之推進，收到莫大的效果。」昔人有云：「將才必求智略深遠之人

，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又云：「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這些條件湯恩伯似兼而有之，所以他是位不世出的名將。

學識淵博處事公誠

將軍幼承庭訓，攻讀經史，國學有相當造詣。一九二一年曾赴日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攻讀。因外侮日亟，國事蝸蟻，受革命思潮之激盪，於一九二四年由明治大學轉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政經學識已經相當豐富。在安居三峽時，即沉潛心志，讀書寫字，書法蒼勁圓潤，頗有功力。讀書則以歷史、政治為範圍，有時亦誦舊詩。但對國事與世局仍不稍忘懷。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曾先後撰寫「從軍事觀點分析韓戰」，「韓戰今後的動向及可能發生之影響」，分別刊載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及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的中央日報。

一九五三年初，發表「世界危機在遠東」一文，載於香港時報。在《韓戰可能發生的影響》一文中，他分析世局後，強調應速簽訂對日和約，是最具有政治眼光的表現。他在文中說：

「日本現在面對著韓國的戰火，深深

感受到未來之威脅。在無武裝自衛之狀態下，雖有反共之心，亦無反共之力，很有被侵入占領之可能。目前日本舉國上下一致的呼聲，是希望迅速簽訂和約，恢復自主獨立之主權。」

又說：「關於和約問題很同情日本。任何國家民族，都有她的自尊心和榮譽心，聯合國的理想，就在求取自由平等、民主，實現天下一家的理想，所以我希望日本和約能早日簽訂。」

後來盟國在舊金山和日本簽訂和約，我國雖被排除，但外交當局善為因應，中日和約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台灣簽訂。

稍後，湯恩伯健康狀況漸走下坡，但探求學術之精神仍未減退。曾與舊袍澤中的少數高級將領組織小型讀書會，聘請李宗三、郭廷以、劉崇鉉、張果為、張佛泉等諸教授，講授哲學、中外歷史、政治、經濟等課程，有時亦舉行座談。那時，湯恩伯已由三峽遷居台北市，講習研究，為期年餘，筆者有機參加聽講。記得有一次邀請主講教授餐敘，一位任教於我軍事院校的日籍的將軍亦參加，餐後暢談，這位日本將軍議論風生。某教授與其談論某一

問題無法溝通，湯恩伯立即以流利日語替他們傳譯，在座學者專家，對他淵博的學識，流暢的日語，為之驚佩不已。他的一位摯友曾撰文紀念。其中說：（註2）

「他和舊部組織一個講習班，請多位教授去講哲學、講經學、講歷史。平時他常常向我借書，歷史和文學的書最喜涉獵。我勸他寫一部戰史，他的學力，是現代軍人中最可佩服的一位。今年春間，他對我說想讀詩，我介紹他先讀十八家詩鈔，更借一本杜詩……他說軍人應當讀詩，這是修養甚富的境界。」

湯恩伯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而謀國之忠誠、任事之勇毅，又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凡攸關國家利益者，且在其職責範圍以內的事，必定貫徹執行，表現出一種強勢作風。遇有不同意見，亦必據理力爭，絕不依違兩可。他有兩句名言：「爭事不爭利，對事不對人」。這種作風，有時不免開罪人；或遭物議，使他毀譽參半。幸而他為人坦率，無我無私，不貪不墨，「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終能獲得諒解與敬佩。其樸拙堅毅之精神與氣魄，足使頑廉懦立，豈僅勳業彪炳於簡冊而已！湯恩伯年逾知命後，國事日艱，但

責任卻漸卸，讀史誦詩，尤喜愛國詩人陸放翁的詩，於誦到「遙想遺民垂泣處，大梁城闕又秋砧」句時，必有無限感喟與深沉的追懷。

生活儉樸不重養生

勤勞儉樸，為湯恩伯與生俱來的天性。早年在部隊中，與士兵同甘共苦，早為人所熟知。及至統領大軍，飲食、服裝、起居環境，仍不改常態。他的一位戰友將軍曾說：（註3.）「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邀請友軍長官吃飯，那位友軍長官回答說：老兄，你那種飯，我實在吃不下咽，還是我請你罷。」

湯恩伯息影鄉居期間，胃疾復發，卻不考慮改善飲食，增加營養。在自信心極強之下，一切飲食如常。有一次割治盲腸，就在三峽小醫院開刀，不去台北。他說：「這裏便宜」。自發現十二指腸腫瘤後，親友均勸其赴美就醫，他曾加以考慮，結果仍為省醫藥費而留在日本。在日治病間，曾報請老總統蔣中正補助醫藥費，奉准撥給美金三千元，（註4.）不幸此款還沒收到時，他已離開人世！他微黑的面貌，樸實的服裝，有時略顯口吃而有內容的

講話，至今仍深印舊日袍澤的腦海裡。

勳昭史冊將軍不朽

剿共作戰，湯恩伯幾乎無役不從，金門古寧頭一役，更是鞏固台、澎、金、馬關鍵性的一戰！一九四九年十月，共軍葉飛兵團集結精銳二萬餘人，向我古寧頭灘岸強行登陸，佔領海濱堡壘，負隅頑抗。將軍於戰前對敵情已有詳細之分析，正確之判斷，戰時復親臨前敵，指揮李、胡兩兵團及配屬部隊，奮勇截擊。激戰數晝夜，終於將來犯的共軍全部殲俘，無一生還。此役是他指揮大軍作戰最後的一役，戰績輝煌。可惜四年後，將星遽殞。遺骸原葬於木柵鄉壺山之陽，墓地為欽慕他的縣民張君自動捐獻。墓木早拱，風景清幽。十餘年前，家屬將土地歸還地主，遷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吉地長眠。值茲五十週年紀念日。偶誦挽詩，有「金刀舊照燕山雪，羽扇輕揮滄海雲」之句，所指南口禦侮，金門殲敵為將軍一生較早及最後一次之光輝戰績，與其他豐功偉烈，均早已昭諸史籍之中，將軍可以不朽。寥若晨星之耄年袍澤回憶前塵，略述所感，以申追思之悃忱。」（註5.）

註1：本文部分承徐之潤先生補充資料。

註2：錄自將軍在日逝世時，程滄波先生所寫「悼念湯將軍」一文。

註3：見石覺上將所寫「悼念湯故上將」一文。

註4：見徐復觀教授在將軍逝世十週年紀念時，所寫「一個偉大軍人人格的面影」一文中曾談及此事。

註5：本文承譚瑛將軍、徐之潤先生指教，並同申追念之悃忱。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